

钟扬教授生前接受本报记者独家专访时指出——

教育最重要的是释放学生的学习力

“减负令”下，“个性化”课程该何去何从

■本报记者 朱颖婕

让三年级的孩子学习对对子、给五年级的孩子上北宋文学家范仲淹的名篇《岳阳楼记》……从2000年开始，上海交通大学附属小学语文高级教师丁慈矿便将古代私塾中的必修课“对课”搬进了现代课堂，让语文教学和中国传统文化有了一种全新的“打开方式”。只是后来，呼吁“减负”的禁令越来越多，这门课便在2010年左右结束了。

一方面，人们期待独且多样的课堂教学；另一方面，大家又担心所教知识超出“范围”，增加孩子“负担”，学习一些非应试的知识则又“浪费时间”。当有志于探索个性化教学的教师遇上“减负令”，应该何去何从？这个问题，恐怕得先从“减负”到底要减什么“负”说起。

跳出学习的功利性，教得“多”未必是件坏事

第一批上过丁慈矿对课的学生，如今大多已经大学毕业，或是走入职场，或是继续深造。正在北京大学哲学系读硕士的方凯成谈及过往时光，始终念念不忘那一堂堂酣畅淋漓的对课，而那时陶冶出的古典情怀，让他走上了学习文史哲的道路，如今也依然浸润着他的心灵。“我们当时不觉得自己在‘学语文’，而是在当文人墨客。”

“我给三年级的学生出过一个上联‘春风来海上’，孩子们对得特别好——‘秋雨过江南’，‘冬雪落山中’……”时至今日，丁慈矿还是能清晰地回忆起学生们对出的佳句。而孩子们小小年纪就有这样的本事，是在逐步渗透律、平仄、对仗等看似枯燥知识的过程中，一点一滴累积而成的。

丁慈矿提到，最开始他会让学生念诵通俗易懂、朗朗上口的“打油诗”，比如宋代诗人邵雍写的“一去二三里，烟村四五家。亭台六七座，八九十枝花。”之后，孩子们会接触《声律启蒙》，感受韵律、节奏之美。有时候，《蜀道难》《春花秋月夜》等一些难度较高的名篇佳作也会出现在这群小学生的课堂上。

丁慈矿坦言，他的本意并非教孩子们“学会”这些作品，而是带领他们感受文字和韵律之美。“‘至若春和景明，波澜不惊，上下天光，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鳞游泳；岸芷汀兰，郁郁青青。’这些文字虽然孩子们一时可能理解不了，但是并不妨碍他们大声诵读并为之陶醉。”事实上，当师生都跳出学习的功利性，仅仅抱着兴趣和欣赏拥抱知识，那么教得“多”、学得“多”未必是件坏事。

让孩子乐在其中的“负”比“一刀切”的“减”更好

事实上，像丁慈矿这样具有独特个人风格和教学特色的教师还有不少，但中就开办的“个性化”课程在应试环境中就显得有些突兀了。“曾有家长质疑，大量诵读经典诗文有什么用？”丁慈矿笑道。

或许我们还是得回到那个根本的问题：减负之“负”到底是什么？在曹杨中学校长杨琳看来，“负”应该是“不必要的课业负担”，也就是那些重复的、无效的、妨碍学生健康发展的课业负担，所以当呼吁减负时，切忌走入盲目“一刀切”的误区，必须明确的是，“减负是为了增效”。

那么什么是增效？杨琳提到，孩子在做自己真正感兴趣的事情时，常常“乐在其中”，甚至“不知疲惫”，所以对于学校和教师来说，为学生减负的第一步，是挖掘他们真正感兴趣的学科领域，进而搭建更多平台，满足其个性发展需求。

在华东师范大学附属紫竹小学校长张计蕾看来，各学科课程标准是最基本的、面向所有学生的。“但是，它绝不是教学的枷锁。”现代与未来的教育，不应仅仅看“标准”的文字来应对考试；而应见“标准”的精神，培养能力。“一个有较强‘专业性’的教师，是能够对每一个孩子负责的，是能够按照教育对象的年龄特征、学习风格和课程标准的要素，针对多元发展、差异发展和个性发展的每一个学生有效传授知识的。”

“我们鼓励青年教师朝着‘一专多能’的方向发展，鼓励教师在教育教学中日常实践中形成自己的教学特色和个性风格，因为只有教师的个性发展，才能引领学生实现个性发展和多元成长。”闵行区田园外语实验小学小学校长、上海市特级校长赵琪群认为，校方要善于引导教师向多样化教学转变，向综合能力的提升转变，从研究“教什么怎么教”更多地向研究“学什么怎么学”转变。

“学校中学与教的环境发生了改变，教师也被赋予了更多身份与角色，如设计师、工程师、心理师等，通过技术手段分析学习数据和学习结果，设计适合的学习过程、环境和路径，支持学生的个性化学习，将会成为未来教师专业发展的新能力、新专长。”赵琪群这样说。



“不能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这句话很有名，但这并不意味着能在终点取胜。教育是一场接力赛，要培养聪明人的话，需要每一棒之间都有策略，否则，一个学生从第一棒跑到最后一棒，每一棒都在冲刺。

身为一名大学教授和研究生院院长，我为什么关注基础教育？因为高等教育与基础教育不打通，就无法培养真正高质量的人才。

当我们读书时，大家都有着差不多相同的信念，学生的成绩25%取决于自己努力，75%取决于学校老师的教学。但是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大家不再相信那75%了，都觉得家长和课外培训才是决定孩子是否优秀的因素。

我在中科院系统和高校已经工作了32年，基础教育培养的人才最终都送到了这里，但是在过去那么多年，我没有感受到送到我这里的学生在沉重的负担中完善了知识结构。

恰恰相反，送到我手中的学生，他们的知识体系显得割裂，一些本该在基础教育阶段养成的能力没有得到很好的培养。这一切都使得我在思考，这是为什么？

我认为，很重要的一点是，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这一整个连贯的教育体系被割裂了，甚至连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的话语体系都是割裂的。

在过去十多年甚至更长时间内，教育有了快速的发展，甚至可以说，已经进入和发达国家的教育对标的阶段了，这意味着民众对高质量教育的需求也在改变。

近年来，教育减负的呼声很高，特别是在大城市，但是不是大城市的学学生负担最重呢？那为什么上世纪70年代在上海读书时，一周上六天课，星期天还要打扫卫生，都没有觉得负担重呢？所以减负不是笼统地

说，学生的负担重，学习内容多，减少就能够解决问题了。

教育是要培养聪明人的。那么世界上什么样的人最聪明？

我曾经在一次教育论坛上讲了一个故事，有一个小孩跟着父亲到山里去，在那里他遇到了一位最聪明的老者。小孩问老者，我手掌里有一个蝴蝶，蝴蝶究竟是活是死？老者说，蝴蝶就是你想要的样子。

其实这就是教育的本质。

这个寓言有着多重含义，首先，不能预设答案；第二，压力在第三方。

究竟小孩是那只蝴蝶，我们学校是那只蝴蝶，还是我们自己就是那只蝴蝶，抑或是教育就是那只蝴蝶？

还有一个著名的寓言故事——笼中的金丝雀。这是西方著名的隐喻。金丝雀是对瓦斯最敏感的动物。矿工下井时常常带着金丝雀的笼子，一旦金丝雀不叫，就说明瓦斯泄露了，矿工必须立即撤离。

其实，我们的孩子就是这些金丝雀，对于我们这个年龄的人来说，外部的世界很难对我们产生什么很大的震撼，但是孩子们不一样，他们来到这个世界时，大多是白纸一张。

教育的问题往往折射的是社会问题，现在我们常常说，孩子很脆弱。其实不是现在的孩子太脆弱了，而是社会的问题最终反映在孩子身上，而孩子们没有那么强大的承受力。

一个孩子出生后，接受的教育可以说是一场接力赛。教育的第一棒曾经是小学教育，现在也许被提早到了学前、胎教阶段。“不输在起跑线上”很有名，但这并不意味着在终点取胜。

众所周知，接力赛要获胜必须有策略，要有松有紧。而且，接力赛最好是一个教练，他会告诉你，接力赛为了整体的成功，四棒的力量会有均衡的安排。

但是，在教育的接力赛中，却是四个教练，四个指标体系，每一个教练都指挥自己这棒的运动员拼命冲刺，只为这一棒的指标达到最优。落实到每个孩子，他一个人跑四棒，但要接受四个教练的考评，得冲刺四次。

可以说，这样是用局部的最优来替代整体的成功。我们的中学有可能特别厉害，甚至可能被评为全世界最好的第二棒。但，我们有没有想过，到第三棒时，我们的“运动员”可能连棒都接不住了？

遗憾的是，我们第二棒的考评只考评第二棒，第三棒能不能接住，谁关心？这也导致很多“运动员”到了本科开始睡大觉，因为，他的人生已经冲刺三四次了，甚至在第一棒前就开始冲刺了，还怎么持续地冲刺呢？

也有人说，孩子的学习热情在冲刺中被消耗光了，这我也不认同。因为学习的热情未必总量固定，而是可以被激发出来的，就像科学早就发现，一个人的大脑容量也未必是固定的，也许可以越用越多。

但是，排除孩子个体之间的差异，仅从教育的规律来看，安排他冲

刺四次，那也是错误的，这样的教育是失败的。

何况在冲刺的过程中，按照一般规律，我们要集中精力做好一件事，势必会放弃其他的一些事。但，如果我们放弃的恰恰是下一棒最需要的，那到底该怎么办？

而且，由于我们每一棒都在冲刺，每一个局部冲刺的过程中，下一棒往往不知道上一棒用的什么策略来交棒。就像我是大学教授，我不知道中小学送来的是什么样的学生。

坦率地说，大学对于中小学的改革究竟在改些什么，可以说是一无所知。而中小学对于大学的要求，也可以说一无所知。最简单的例子，大学认为中小学有些课程内容不该减，减了以后，读大学乃至读研究生会影响他们的思维习惯。但中小学的校长可能会说，学生负担重，就该减。

如果教育在中学就结束了，情况也许没那么糟糕，但教育到研究生才结束，那就糟糕了。因为中小学根本不知道学生如果读到研究生需要什么。这也是中小学叫我去做讲座，我从来不接受，不遗余力地去讲的一个重要原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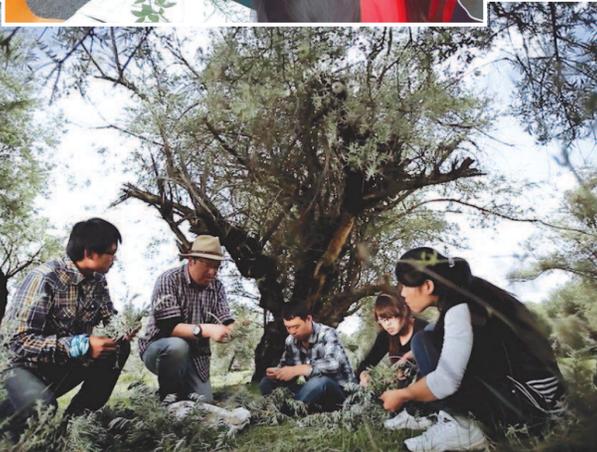
再打个比方，减负从本质上来说，是一种权衡，如果精力时间无穷多，那根本不存在负担。但有限时间精力的情况下，减负的优先域在哪里？比如我是从事生物多样性研究的，要保护一个城市的生物多样性，最简单的做法就是，什么都不建。但是城市要发展，那必然要在发展和生物保护之间进行权衡并选择相对好的策略。

更新我们的教育理念，用科学的方法重新审视我们的教育，根本上来说，是用科学的方法提高学习的质量，释放学生的学习力。



钟扬教授为小朋友们做科普。

钟扬教授带领学生采集标本。



在孩子的时间和空间有限，而各种信息越来越丰富的今天，孩子们的负担为何越来越重？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出生的一代变成了焦虑的家长，他们认为今天小孩要达到他们当年的程度，才能取得一点成绩，这无形中成为孩子负担的来源。

从表现遗传学来看，一些并非由基因控制，而是由于环境造成的压力，可以造成上一代DNA修饰上的改变，这些改变能够对下一代产生影响的痕迹。

同样，当下，在知识越来越多的情况下，还用以前的方法教育孩子，那么孩子的负担必然会加重。所以减少学习时间，提高学习质量就成了减负的精髓。

学习就像艺术，必须要有留白，可惜的是，大多数家长，包括老师都不知道这个道理，而总是希望填满学生的时间，通过无穷无尽的操练来提升学生的成绩。

以写作为例，从我所教的学生来看，学生总体写作水平不容乐观

是明显的事实。从作文写作中就可以看出当下基础教育的现状。

我们都知道，即便是作家，当堂写作文，也未必能写出高分作文。写作文需要深思熟虑。但是，现在我们的中小学，当堂作文的量太大，使得学生学会了一些在45分钟之内写作的套路，但却没有学会写作的科学方法，到了真正需要写作时，没有能力完成。

在寒假里，我指导一位中学生写作。这名学生拿了他写的五篇日记来给我看，我只挑出一篇来修改。他大吃一惊，因为学校规定，他们一个假期要写10篇日记，但是我认为，连一篇都写不好，干嘛要写十篇？

我给中学生上课时也告诉他们，好文章是改出来的。我自己的文章不改上七八遍，都不会拿给老师看。现在让他们一个寒假写七八篇作文，学生怎么会改？只写一篇改10遍比写10篇一遍不改要强。

全世界的教育都面临着巨大的难题——在今天的课堂上传授昨天的知识，这能否应对明天的挑战？可以说，谁先认识到未来的教育，谁就可能抢占先机，在这个意义上讲，我们的教育发展还有很大空间。

(本报记者姜澎整理)